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珍珠船 第九回 桃花橋巧續鴛鴦偶

詞曰：昨夜荷風被渚煙，最憐花上露，曉還鮮。小窗筆硯洵悠然，搜異事，遮莫付新編。式好在當年。漫嗟生死隔，更留連，桃花潮外小橋邊。堪羨處，人鬼締良緣。

——右調《小重山》

且說楊敬山同著張氏，即日回到家裡。一面置備蔬果香燭，一面就請東塔講寺，請僧六眾。到了第四日清早，便即啟建道場。自此虔誠禮拜，晝夜香煙不絕。至第三夜，經懺圓滿。復請法師登座，把那箴口施食，救濟孤魂。將及夜分時候，忽爾風吹霧起，籠蔽星月。只見靠著江邊，隱隱現現，若有數人稽首拜謝之狀。俄又聽得，齊聲謝道：「某等即係黃仁、翁氏、幼男阿滿等，荷蒙賢夫婦厚恩救拔，並藉大師法力，不惟男喜得釋鄴都，使某等均獲轉生人界，為此特來鳴謝。」遂又遠遠望見，眾鬼踴躍而退。自後楊敬山家，平安如故，怪異遂絕。

將及半年，那顧茂生家裡的婢女海棠，年已二□一歲。憑媒說合，許配前村張老二之子張雲，將欲擇日過門成配。忽一晚，楊敬山獨自坐在灶邊，偶爾抬頭一看，只見一人，帶著笑容，方巾華服，從外而來。看看走近，仔細看時，原來又是阿喜的鬼魂，不覺大驚道：「我已將汝薦度，並你至親九口，俱獲托生，為何又來尋我。」那阿喜道：「因感厚渥，將來奉謝。自蒙廣賜金錢，並獲行僧禮懺之後，不惟得離黑獄，更獲赦賜，掌管平湖縣界新豐鎮後一帶地方。為值赴任期促，乘此良夜，特來話別。更有三件緊要事情未了，尚望留神料理，則感戴無盡矣。」楊敬山道：「願聞那三件未了之事，倘有用處，敢不效勞。」那阿喜道：「一則為骸骨暴露，二則為塵緣未滿，三則為著那只船兒。自當日，某既溺水之後，那船隨流飄蕩，遇著石門縣南門外一人，喚做曾繼文的搖去，彼已費銀三兩，修理堅固。我因至恩深厚，特於昨晚，托夢繼文，喻以禍福，著令送還，料在明日准到。但他雖係貪心，並非攘竊，若果送來，那修葺銀三兩，決不可相負。」楊敬山道：「感承厚愛，這倒不消掛念。他若來時，豈有負而不還之理。只是骸骨未收，今在何處？塵緣未滿，繫屬何因？尚乞一一剖論。」那阿喜道：「我的屍骸，隨波飄漾，直至石門鎮下塘港內，幸有該坊總甲，稟縣買棺收貯，只今放在荒崖，可為我換棺，另覓近處陰地埋葬。此件第一要緊，再難延緩。更有一事，是為顧茂生家裡的海棠。當時曾蒙見許，雖未成姻，已經私媾。況此後更有□年冥會奇緣，近聞許嫁張姓，可為我致囑茂生，必須回絕，以待我到任之後，選期婚配。設或不從，則奇禍立至，詎惟張姓罹殃，此女命亦難保，那時休得怪我。」言訖，又再四叮囑而去。楊敬山忽然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，便向張氏備細說知其故。張氏道：「既有此夢，你須逐件依他，不惟屍棺要緊，就是海棠

一事，明日清早便須過去叮囑。聞得他吉期已近，萬一送過聘銀，便難更易了。」時已夜闌，進房安寢無話。

次日早起，楊敬山先去見了顧茂生。隨著顧四，央了朱仁甫，回到石門鎮去，領取屍棺，就於附近自己的田側空地，準備換棺埋厝，俱不消細說。看看下午時候，果見那曾繼文將船送至，楊敬山不勝歡喜，連忙整備酒肴款待，留過一晚，取出文銀三兩，償還修理之費。曾繼文假意推了一會，作謝而去。按下不題。

且說新豐鎮後有一富翁，姓鍾號喚山甫，年方四□，已生三子。那最小的名喚士開，時年□二，性極頑鈍。忽一日傍晚，拿著一根棍兒，走到前邊廳上，輪來輪去，舞了一會。霎時，臉色漲紅，雙眼翻白，掇著一張交椅，向南坐下，高聲說道：「我乃姓黃名喜，住在郡城西門外，離城三里地方。不料年才□八，墮身而死，幸蒙地府以我生平好善，並無過犯，敕封為神，即命管攝此地方圓三□里之內，稽查本處。若有為善的，則降之以福，為惡的則降之以禍。但廟宇未堅，難以借寓行事。爾等富者，悉聽幫助料價，貧者亦可捨力經營。惟在速成，勿取煥麗。今於次月初八日，有彼處楊敬山，將我屍骸殯斂，即我蒞任之時。爾等倘能駕船到彼迎接，必使田禾豐稔，災眚全消。其或阻抑興工，惡言毀謗，則必立時殛剪，以警頑慝。為此特行曉諭，我神去也。」只見站起身來，使動木棍，又輪舞了一會。忽然翻身僕地，半晌方醒。此時，早已哄傳開去，驚動了幾處村巷，扶老攜幼，爭來觀看，足有二百餘人，無不駭異。那鍾山甫，登時首倡助銀□兩，又遍傳總甲圩長，向著各處募化。不消數日，已有百金，即時相地掄材，鳩工起建。落成之日，遠近爭來祭賽，稱為黃相公廟。又有幾個好事的，斂出分金，置備三牲酒果，裝著快船數隻，候至初八日，一齊搖至西關外，訪著楊敬山的住處。果見屋後空地，眾人團團圍聚，正在那裡埋砌棺木。便即一擁上岸，問見了楊敬山。楊敬山也為遠遠張見。那船上人既眾多，又擺列著豬首雞魚，許多物件，恰像那賽神的一般。正欲喚問，那船早已泊住。當下各把前後事情，細細的述了一遍，無不歎其靈異。

話休絮繁，再說那顧茂生，正欲把海棠出嫁。忽值楊敬山將夢中所囑的說話，再四叮囑。顧茂生雖自石門附舟以後，悉知攪擾作祟，許多怪異之事，然以姻聯人鬼，似屬荒唐，半疑半信。及至當晚，打聽曾繼文果已將船送到，次日顧四把著棺木載回。又聞新豐鎮後建立廟宇，所言一一應驗，遂覺□分害怕，即日央人走到張老二家，回絕了親事，便將海棠悄悄的載至桃花廟橋，藏在沈信家裡。那沈信，是海棠的嫡親堂叔，頗有幾分家事，屋宇深邃。海棠過去，初時，潛匿在房，一住半月，沒有動靜，便覺膽大。一日晚間，同孀謝氏到田岸上，四圍看了一遭。回至門首，剛欲跨腳進去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喚道：「夫人且慢進內，小的們有話奉聞。」海棠回頭一看，只見是兩個人，頭戴紅纓滿帽，腳穿青布快鞋，恰像公差打扮。立住了腳，再仔細看時，卻就是顧茂生家的鄰舍，已經死過的。一個喚做王福，一個喚做朱佛奴。海棠一時錯愕，已忘著二人是故世的了，慌忙問道：「你們那得知我在此，莫非央你來喚我回去麼？」那二人一齊跪下道：「我兩個特奉黃總管之命，著來問候夫人，並傳喜信。日昨先到顧宅，復至盛族沈玄仲、沈秀元家，尋了數遍，誰想夫人卻在這裡。」海棠驚問道：「你們俱是我家三叔的鄰舍，為什麼把著夫人喚我？況那黃總管是誰，有甚喜信？說來全沒頭緒，豈不可怪。」那二人道：「原來夫人已忘記了。那黃總管，就是楊敬山家裡的黃喜，近獲陰府敕賜為神，掌管新豐鎮後一帶地方，已經赴任訖。我兩個俱是上年病故的，也只為生前正直無私，幸得充在黃總管手下，做個差役。因夫人與總管尚有未了之緣，特揀在明後夜，前來就婚，先著我們問候，並傳吉信。夫人請自保重，我等須索就去回復。」海棠聽畢，才覺著王福、朱佛奴俱是死故的了，不覺大叫一聲，驚僕於地，登時面色蠟黃，口內涎沫直滾。謝氏與沈信，慌忙扶進榻上，已是昏迷不省人事。原來謝氏與海棠一同跨足進門，獨不見著王福與朱佛奴兩個，只見海棠立住了腳，向空說話，覺道有些怪異。急忙跑出外邊，把沈信喚得回來，那海棠已是雙眸緊閉，直僵僵的橫在地上了。當夜直至更餘時分，連把薑湯灌下，才得甦醒。謝氏問以所見，海棠便將遇著二鬼，備述黃喜為神，准在明後夜要來就親的說話，一五一□說了一遍。謝氏驚慌道：「那神鬼可被他進門來吵鬧的，這卻怎好？」沈信卻笑道：「人自人，鬼自鬼，看他怎樣結親？這也是天大的一場異事了。」曾有絕句一首，單贊那人鬼姻緣。其詩曰：

只知神女會行雲，死締生姻實未聞。

料得精靈相洽處，月寒花綺正黃昏。

海棠甦醒以後，想起前時楊敬山家，只聞鬼語，尚未見形，今卻親眼見鬼，又說就親一事，料想決被捉去成親，眼見得明後夜是要死去的了。越想越苦，不覺放聲大哭。謝氏聽見說著，也便流下淚來。當夜展轉不能安寢。

將及天色微亮，便聞叩門甚急。原來是顧茂生到來，有話商議。沈信慌忙起身，延入坐下。顧茂生道：「說來實覺可怕，昨晚黃昏左右，聽得門上連聲敲響。問是那一個，便聞應道：『我等是你故友王福、朱佛奴兩個，快些開門，有事相告。』誰想這二人，俱是後邊鄰舍，故世已是一年多了。只得頂住門栓，問他為著何事。那二鬼說道：『為奉黃總管之命，要與你家海棠結親，煩你速往桃花廟橋，致囑他叔孀，即日打掃客座，整備臥房，以便與馬一到，好行吉事。我等還有正務在身，不及進來相見了。』說罷，便聞東南一路，犬聲亂吠，想必從著那邊而去。我為此即於五鼓起身，特來相報。只索依他收拾，再作區處。」沈信歎口氣

道：「這是前世結下的業障，沒奈何只得依他便了。」就留顧茂生相幫料理。顧茂生也為放心不下，先把人船打發回去。過了一晚，不覺又是午後。謝氏就往廚下，整理酒飯，吃飽，等至天色將暗，開了前門，即於客堂內點著巨燭一對。自家夫婦兩個，連著顧茂生，俱伏在側首廂房，以觀動靜。

初時，海棠扯住了謝氏，行坐不離。以後，臉際暈紅，漸覺神氣倦憊，隱几而臥。將至起更時候，忽聞西首馬嘶人鬧，鑼鼓喧闐。顧茂生便窺出門外，伏在一株枯楊樹下，望著對岸，只見遠遠的吆喝而來。那執事之盛，以至轟燈火把，前後呼擁，恰像憲司一般。更有青黃旗幟，各五六面，紗燈提爐各□餘對。轎後又有兩個騎馬的，那頭一個，頂帶皂靴氣概冠冕，看看相近。顧茂生仔細看時，卻就是朋役好友趙敬椿，不覺大驚道：「聞得敬椿臥病未幾，難道已死故了麼？」那些人馬燈仗到門之後，俱寂然不見，唯聞中間客座，簫管吹響。顧茂生隨又潛步走進，向著窗格縫內張看。只見黃喜頭上簪花二朵，身穿玄緞裡子，外罩大紅鑲錦馬衣。那海棠頭戴鳳冠，身披彩帔。又見趙敬椿儀容整肅，立於左首，正在那裡交拜。再欲看時，旁有一鬼大喝道：「陰府伉儷，生人不得窺探。」顧茂生遂即閃了出來。直至半夜以後，方得悄寂。而茂生與沈信夫婦，亦已不勝倦怠欲寢矣。

次日，候著海棠起身，問以夜來之事。海棠道：「比著人間合巹之禮，一一相同。他來睡時，亦與生人無異，但嫌肢體太冷耳。」顧茂生又道：「可有什麼說話否？」海棠道：「他說有銀三百兩，放在你家主臥房內皮匣裡面，可央他造房居住，並置田數畝，以為薪水之費。自此便當曉去夜來，且待□年後，另作商量。又道，感承楊敬山與你家主，相待甚厚，我當重報。此外更無他話。」顧茂生才把鬼胎放下，吃過早膳，即央沈信送回，乘著便路，先往趙敬椿家探訪。敬椿方在簷下坐著，見了茂生，欣然笑道：「昨晚突有一樁異事，正欲相告。弟以臥恙在牀，似夢非夢，恰像身已跳出外邊，遇見一位玉郎，貌極相熟，卻一時間不能記憶。豈料路次相逢，再三央弟作伐，就與小弟換了色服，同至一個沈姓家內結親。那新婦的面貌，絕肖吾兄家裡的使女海棠。既而交拜之際，值有一人在外窺探，被那鬼卒厲聲喝退。以後酒筵極盛，把著巨觴相勸。弟以不勝杯酌為辭，便蒙鬼卒送歸。不料今早賤體頓愈，但不知尊婢海棠不致有恙麼？」顧茂生以事關妖異，秘而不露，唯含糊答應而已。及至家，啟匣一看，果有白金三百兩。即於屋後，起建靜室一間。又為置田二□餘畝。自此，黃喜往來不絕，亦無他異。海棠至今無恙，人都稱為奇異云。